

之
東家鬼界

夏枯草

文匯出版社

中華書局影印

鬼叫魂咒

夏枯草

東家鬼咒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叫魂之黄泉鬼咒 / 夏枯草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496-0455-5

I. ①鬼…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3196号

鬼叫魂之黄泉鬼咒

作 者 / 夏枯草

责任编辑 / 若晨

特约编辑 / 何静妍 杨思宇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84千字

印 张 / 20

ISBN 978-7-5496-0455-5

定 价：32.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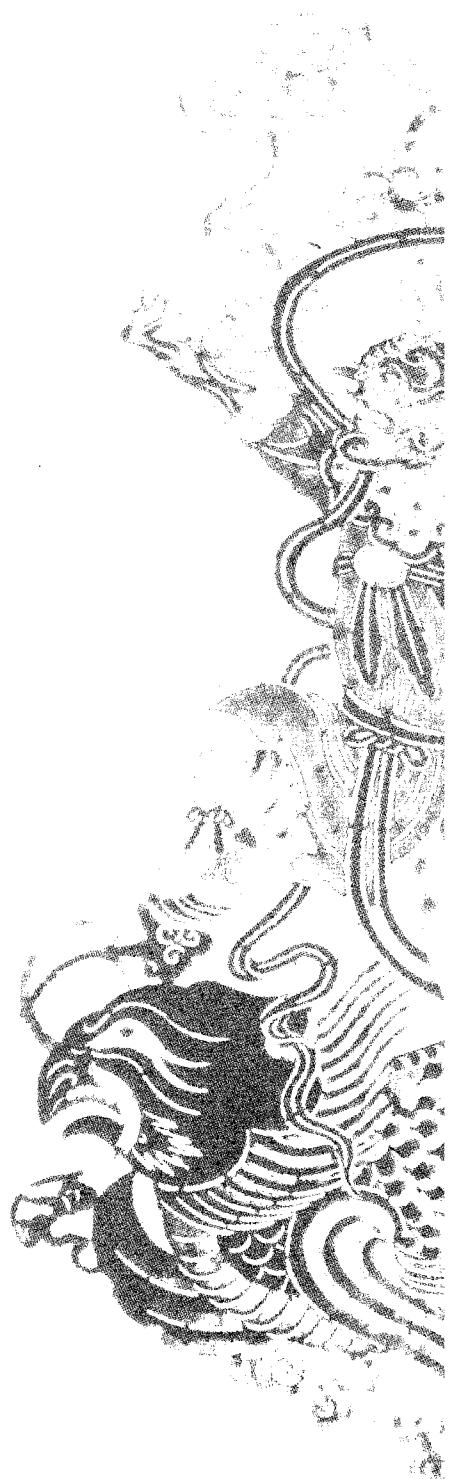
CONTENTS

- 001 楔子
005 第一章 龙城遗址
029 第二章 淅川小镇
045 第三章 入古墓
065 第四章 鬼爪石人
078 第五章 悬尸
093 第六章 末日莲
106 第七章 镇妖台
122 第八章 猫祖
137 第九章 殉葬坑
152 第十章 地狱蝴蝶



CONTENTS

- 168 第十一章 死亡
- 191 第十二章 红林蛇
- 207 第十三章 警官张玉麟
- 220 第十四章 鬼影
- 233 第十五章 第八层
- 248 第十六章 楚墓
- 262 第十七章 尸灵
- 276 第十八章 恐怖水道
- 290 第十九章 幻境
- 303 第二十章 裙饰
- 315 尾声和另一个开始



楔子

公元前220年，龙山之内一座秘密建筑悄然完工。

日正上午，一队士兵正举着手中的武器，严厉地呵斥着渐行渐缓的一群妇人向着山上走去。

妇人们神色憔悴，带着无比的绝望，行尸走肉般的挪动着脚步。

进入山间那个拱形洞门，走过一段漆黑的长廊后，众人眼前出现了一尊尊怪异的石人——青色的原石身体，却有着突兀的白玉色手掌，庄严中散发出一股邪气，透出一丝不和谐的诡异。又穿过两道回廊，士兵们在一个环道中站住。

十三道代表死亡的细绳在洞顶依次排开，这些个女子早已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哆嗦着。

“大人，时辰已到。”一个士兵单膝跪下，朗声道。

那位大人有着一双冰冷的重瞳，声音同样冷漠地做出宣判：“开始！”

寂静瞬间被打破，所有女子都爆发出刺耳的哭声。而那些士兵显然不为其所动，重瞳之人将一罐甜腻的液体点在妇人的眉心之间，边口中念念有词边画出一个‘卍’字。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女子们呆滞地爬上梯子，自动将脖颈套在绳索之间。直到疼痛和窒息的感觉出现，女子们才有了一丝清醒，拼命地用手抓住绳索，试图摆脱这厄运。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先上去的女子终于放弃，松开磨出白骨的手指。绳索刹那间接触到她那如丝般的肌肤，再过片刻，那种死亡的青紫色在脸部出现，女子再次挣扎起来……

士兵皆低垂着头，对此仿若未闻。

一个时辰后。

“为什么你还不放弃？”

最终幸存下来的女子，一只血淋淋的手掌艰难地抚摸着自己鼓胀起来的肚子，眼中尽是哀求。

“为了孩子吗？对不起，夫人，我们需要这种怨毒的灵魂。”

大人向身后挥动手掌，两个士兵上前，面无表情地将她依然死死抓住绳子的手掌掰开。

女子哀求的眼神，慢慢变得狰狞起来，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

“对，就是这种怨恨。”冰冷的声音中透出一丝残忍。

女子喉咙间发出一声仿佛地狱般阴森的笑声，士兵们骇然后退，不明白那声音是怎样发出来的。

下一刻，怀孕女子如履平地般的踮起脚尖，用还冒着鲜血的手掌轻轻地将脖颈处的细绳取下，空洞的眼睛死死盯住前方众人。

重瞳之人眼中闪过一抹喜色，从身后士兵手里接过一根五十公分左右的长骨，口中晦涩地念出一串毛骨悚然的咒语，紧接着便将骨头掷出。那长骨不偏不斜地从女子正发出阴寒笑声的口腔中穿刺过去，没入洞顶。女子口腔奇怪地张开，人被钉在上面，眼睛瞪得奇大，面色狰狞，从喉间嘶吼几声，手脚一阵乱蹬便再次“死”去。

如法炮制，每一个女子都被一根长骨钉在了洞顶。

洞内一阵阴风飘过，平添了几丝鬼气。

“大人，需要通知洞内那些工匠吗？”

“为什么要通知他们？我们需要更多的怨魂。撤离，时间不多了。”

一行人离开山脉，重瞳之人再次念出“卍”字。那座雄伟的山脉开始整体陷入地下，从洞内传出一阵阵惊呼。

“擅自逃离者，格杀勿论！”

利箭尚未到达，一抹婴儿大小的黑影闪电般的窜了出来，挡在前面的工匠瞬间喉咙被划破，发出咕咕的呜咽声音，一抹抹血雾自脖颈部喷出。

黑影眼中闪过两道冷电，没有感情地望着下方众人。

“大人，真的能封印住‘那东西’吗？”在说到‘那东西’时，士兵明显浑身颤抖。这座墓葬并非葬人，而是为了镇压那个邪恶的生物。

洞内一双洁白的巨掌突兀地从那黑影的背后将它拦腰抱住，那手掌白得瘆人，透出冰冷的光。黑影挣扎着和那双手掌角力，渐渐地露出一尊石人的身子，紧接着，更多的石人过来抓住黑影。

“除非这座山能再次出现，否则，没有东西可以逃脱‘黄泉鬼殿’。”

泥土终于掩盖了洞口，工匠们绝望地逃向洞内，不消片刻，山尖也被掩埋。

一股地下水冒出，浑浊地打着旋涡，浅浅的和周围的丹江水融为一片。

即将离开的士兵们，突然一个个仿佛身体被大黄蜂叮咬过，发出凄厉的哀吼，并不住地撕扯自己的衣服，衣物撕碎，接着是自己的肌肤，直到鲜血淋漓，犹不停手。而在他们身上，诡异地露出一副黑猫印记。

重瞳之人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幽灵般的飘然远去。



第一章 龙城遗址

1977年夏，淅川，龙城遗址。三年持续干旱，丹江水库水位直降100米，久违的龙山山脊浮出水面。传闻当年仙人安期生一怒沉下龙山，至此无数传说，伴着龙山一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直至今日，传闻中雄伟的龙山才因干旱，在世人的面前揭开了神秘的一角。

龙山山顶犹如一座孤寂的“小岛”就这般突兀的出现在丹江水库之中，伴着“小岛”出现的，还有那早已消失在历史洪流中，各种关于龙城宝藏的传说！

当然，在苦哈哈的百姓心中，传说就是传说，人们并没有因为这突然出现的“小岛”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直到不久前，有两个渔人在“小岛”附近的水域，“捕”上来一网奇珍异宝的消息传出，这孤寂的“小岛”终于热闹了起来。当越来越多寻到珍宝的消息传出时，各种各样的人都怀着相同的目的，悄悄的潜入了这座孤岛！龙城宝藏终于要重见天日了……

入夜的孤岛，远远看去，就像在苍茫大地上，一座被世人遗忘的古墓。沉寂，孤独，又透着些死气！两个鬼祟的身影在黑夜的掩护下，乘着一条木舟悄悄的登上了这座孤岛。

冰冷的风伴着浓郁的湿冷之气打在两人脸上，两人不约而同的打了一个寒战，裹紧了破旧的夹袄。其中一人骂道：“这倒霉的鬼天气！”另一人打开一只锈迹斑斑的手电筒走在前面，冷声道：“老刘，想端这碗饭，就别抱怨这么多！跟紧点！”

“是，是！”老刘呵呵傻笑两声，紧赶了几步。两人借着手电的微光，慢慢地向着一个土丘行去。时不时的左右张望，神色警惕异常！

到了目的地，老刘看着土丘旁边的一个圆形盗洞，不信道：“老李，这就是石瞎子提到的宝穴入口？”

“错不了，石瞎子哪回糊弄过咱们？干活了！”老李的语气微微有些不耐烦，他俯身拿出一根一端装有九片花瓣，另一端装着摇杆装置的中空铜棍。这分明是盗墓打洞用的神器旋风铲。

老刘也不敢再多言，动手帮着老李挖了起来。两人配合默契，分工明确，也不清楚做过多少次这种勾当。一个在下面工作，一个将掘出来的土运走。

过了约莫半个小时，老李爬了上来，抹了一把汗，微微喘着气道：“这次估摸着捡到宝了，光是那墓道就有十几米长，这样的规模，肯定是个大墓！”

“那快挖吧！”老刘一脸的迫不及待。而一边的老李已经点燃了一根自制的卷烟，慢慢抽起来：“不急，先歇会！”

烟头发出的微光在黑夜里一明一暗，像是某种动物的眼睛，透出诡异的红色，窥视着夜色。老刘盯着那烟头，心里颤了颤，一股异样的感觉升了起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害怕老李责骂。强压下心头的不适，老刘伸手去拿地上的手电，想借着查看四周来转移注意力。当他将手电拾起的一瞬间，橘黄色的灯光正好扫过老李的脸。老李嘟着嘴吐出了一个骷髅模样的烟圈。

“啊！”老刘惊叫一声，手电“啪”的落到了地上！

老李被吓了一跳，一看周围没有异常，便骂道：“你这孬孙！鬼叫个啥！”

老刘喘着粗气，定了定神，又捡起手电照向老李。见那烟圈早已消散开来，老李却是一脸怒容的瞪着自己。老刘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开口！好半天，他才讪讪道：“怎么就看花眼了呢？”心里却是一阵忐忑，不安的感觉也越来

越强烈！但一想到老李口中的大墓，便硬是压下心中的惶恐。暗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乱想什么呢？

“孬孙！”老李呸了一声！

老刘心知老李看不起他，却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得装作没有听见，道：“我们这就进去？”话出口，才发现声音有些颤抖，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他看，但当他游目四望却什么也没发现。

“当然了，难不成咱哥俩半夜不睡觉就来这望风啊！”老李突然一把抓住老刘，吓得老刘又差点叫出来，老李呵呵直笑：“原来你这孬孙在害怕！”

老刘一听这话，急忙争辩道：“鬼才害怕呐！”刚说完，却又觉得后背一阵阴冷，下意识望去，身后依然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这时，老李已经握着手电爬进洞去了，老刘在上面更是感到慎得慌。也不敢多想，低身正准备爬进去，忽然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撞了他一下，只觉得身体一倾，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便向洞内滚落下去。爬到一半的老李惊呼一声，便被他压了下去。

刚挖好的洞，约有四五米深，两人当即就被摔得头晕眼花，幸好洞口不大，两人磕磕碰碰才没有摔出毛病，但皮外伤是免不了的。

老李一把揪住老刘的衣领，就要揍人：“你他娘的找死啊！”

老刘已是惨白了脸，看着洞口外黑乎乎的天空，结结巴巴道：“有……有……东西推我下来的！”

老李也是一惊，急忙拿着手电照过去，看了片刻也不见半个鬼影，遂怒道：“你他娘的再给老子疑神疑鬼，信不信我做了你，再换个‘把兄弟’。”

老刘连忙乞求道：“别别，我再也不敢了，还不行吗？”

老李哼了一声，这才松开手，暗道：找个这样的合伙人，真他妈的晦气！心里寻思着，干完这一票，还真得换人了！

两人都不再出声，一起转身将手电照向墓道内。橘黄色的灯光扫过墓道，他们这才发现墓道四周都是镜子一般的黑色晶石，手电光一打就能看到一片反射过来的光芒。走在墓道中，借着余光，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像清楚的印在墙壁上，就像照镜子一般，没来由的心头升起一股恐惧感！刚走了几步，老刘脑中

忽然蹦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不正像是走在一个大棺材中一样么？想到此老刘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将手电扫向走在前面的老李，这一看更是将他吓得魂飞魄散：老李的四周不知道何时，被无数藤蔓一般的触手包围了起来。那藤蔓的前端却是和人类一般无二的手掌，柔若无骨的触手，又仿佛蕴涵着无尽的力量，以诡异的姿势支撑着那惨白的手掌，向老李抓去！

老刘低喝一声小心，也顾不了其它，本能的折身向来时的路狂奔而去！身后传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凄厉的吼叫声。老刘不敢转身，却又忍不住回头想要看看同伴的情况。所有的藤蔓在那一瞬间都缠上了老李的身体，在藤蔓的纠结处一张惨白的孩童模样的小脸浮显了出来。那小脸缓缓的转向老刘，露出一个诡异而阴森的笑容！老刘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惊叫一声，便连滚带爬的向洞口冲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老刘终于从那洞口爬了出来，他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离开墓道的，也不敢多想老李怎样了！他只是存着一点对生的渴望，爬出洞口便发疯般的向前跑着……

很快老刘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这个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刚刚没命的奔跑加上恐慌让他汗流浃背，被风一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也让他脑袋稍稍清醒了些。黑暗中，他找准方面，不稍片刻，手电光下终于出现了白亮的水光！

“沿着河边跑一定能看到船！”老刘低声自语着，仿佛这样，便能让自己心安一点！

沿着河沿跑了片刻，依然没有发现船的影子。忽然，他看到前方的黑暗里有一点红光忽明忽灭的，像极了老李的烟头！老刘不知自己为什么会想到这里。河沿上有很多石块，为了防止意外，老刘壮着胆子准备捡一些石头防身。老刘俯下身去一阵摸索，突然他感到入手处一阵湿滑柔软，老刘疑惑地拿着手电照过去，这一看顿时将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摸到的不是别的，正是一个人的心脏！

手电的光线扫过河沿。只见一具死尸，从胸骨角处被一分为二，伤口整齐得如一刀劈下！胃，心脏，肠子等脏器散落一地！看起来如同阿鼻地狱。老刘怪叫一声一转身就看到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杵在他的面前，心里一慌，“啪”的

一声摔坐在那可怕的尸体上面。

“你这孬孙跑得倒快！”

老刘一听竟是老李的声音，暗暗吐了一口气，从地上弹跳起来，习惯性的赔笑道：“对不起，李哥，刚才我太害怕了！”

“再有下次，我就把你变成这样！”老李的声音透着几分森冷，恶狠狠地说道：“今天算是碰上钉子头了，回去多邀几个兄弟再来吧！”

老刘回想起墓道里的情形，又抬眼看向前头的搭档，心中疑惑道：“我说大哥，你可真英勇，是怎么逃出来的？”

听到老刘的问话，前面的老李忽然愣在了原地，好像在回想着什么！河沿上立刻出现一阵死一般的寂静，整个河沿上，只听老刘一个人紧张的呼吸声。就在这时，老刘突然发觉前面的老李实在太安静了，安静的就像……一个死人！

这样的想法，让老刘后背湿了起来！他又想到，传闻新死之人，若意识还存留就会像正常人一样能在夜间活动。回想起墓道里诡异的情景，老刘心中大骇！难不成……汗珠子从他的鼻尖上滑落，手掌缓慢地移向身后的洛阳铲。

这时，老李幽幽的转过头来，在手电光下，脸色白的甚是吓人。老刘屏着呼吸，紧张的盯着老李，嘴唇哆嗦着颤抖的说道：“大……大哥？”

老李没有理他，就那样和老刘僵持着！突然，老李抬起手，上下死命的卡着自己的头颅，表情变得无比的狰狞！他头颅的中间露出一条黑色细线，起初只是看到一点点，接着这细线愈来愈粗。只见老李眼睛圆睁，一副不相信的模样，最后他上下的两只手再也卡不住脑袋，覆盖在头骨上面的皮肉以鼻子为分界线‘嗤’的一声分裂开来。半张脸连着半边被血液浸透的身体向老刘扑去，老刘吓得哇哇大叫，也顾不得身后是冰冷的湖水，踉跄着栽了下去！

渐渐的，一切恢复平静。不多时，孤岛上一只猫影出现，用嘴巴舔了舔沾染血液的爪子，优雅的一跃，消失在黑暗中。在它身后矗立着的剩下的半边老李轰然倒下，雨开始飘落……

33年后，10年七月，河南淅川209国道上。

天色渐黑，一辆小汽车在平稳的行驶。张玉麟疲惫地靠在后座的座椅上，只觉得太阳穴隐隐作痛！曾经身为特警的他，有着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但自从分管丹江水库，担任缉私警察开始，他的日子明显的清闲了很多。是啊，这一千平方公里的水域，虽然宽广，却少有走私案发生。缉私警察一职，倒似形同虚设！这样清闲平淡的日子，对特警出生的张玉麟而言，少了激情与刺激，心中未免怅然。身体和意志同样在不知不觉中被磨掉了当年的锐气。然而，清闲的日子终有一天会结束的。

一切都要从上周末，那一队队突然涌人淅川的考古队说起。大量专家学者的涌入，给这不大不小的城市，带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

在丹江口水库西岸的淅川县仓房镇，有一座佛教寺院——香严寺。它分上、下两处，上寺在山上，下寺则在顺阳川中。这里既有群山拥靠，丹水相护，又有佛寺庇佑，可谓一块风水宝地，历来都是各朝各代名门望族的首选埋骨之处。经媒体的相关报道传出，这里确实存在着秦、两汉、宋、明、清等各朝代的古墓之后，更是引来了无数贪婪凶狠的盗墓贼与走私分子的关注。

张玉麟的清闲日子终是到了头，每日里不停地奔波各地，应对着各种突发状况，一切的一切都让他心力交瘁，心生倦意。

“看！那是什么？”车子猛的偏了一下，司机小柳望着窗外，面色惊疑的大喊一声。

张玉麟闻言睁开眼睛，顺着小柳的目光望向窗外。夜幕已然降临，一只四爪着地的“东西”，正从车窗前一闪而过！张玉麟下意识的看了一眼车速，现在是100公里每小时，又抬眼望向车前，那“东西”已经跑得老远。黑暗里看得不真切，一时间也分辨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只是对那“东西”的速度充满了疑惑，道：“什么东西，怎么跑得那么快？”

“不会是动物园里跑出来的豹子吧？”小柳也是一脸的疑惑，话才出口，忙又摇了摇头，道：“不对！豹子有这样的速度，却没有这样的耐力。”

“追上去看看！”张玉麟的好奇心大起。

一声令下，小柳一脚踩上油门。小汽车猛地向前一冲，张玉麟的耳中顿时只听到呼呼的风声。仪表器上的指针不停的向前摆动着，两人的脸色却越来越

难看！

近了！

张玉麟大张着嘴，双目圆瞪，脸色煞白的盯着车窗外那个奔跑的身影。那不是任何动物，那是一个人，一个很年轻的男人！

听到汽车的声响，那男人并没有停下来，只是慢慢地扭转头。一双血红的眼睛，仿若一只发现老鼠的猫，闪着猩红的亮光！嘴角挂着一丝笑意，仿佛车中的人，就是他的猎物一般！

“吱……”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之后，是“砰”的一声巨响！张玉麟的头狠狠地撞到了车窗上，顿时只觉得一阵头昏眼花，几欲昏倒！

“前车轮子爆了！”小柳惊魂未定的望着前面，已经被车子撞坏的护栏，脸色灰白，却是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张玉麟微微抬起头，也不管其它，只望着那人消失的方向。嘴唇颤了颤，低喃道：“那还是人吗？”

这不是梦境。

我在奔跑，却不知道要跑向哪里？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最近的一个月里，同样的事已发生了三次。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说起来也没人相信，就凭这四肢，我，一个人类，居然能一夜之间奔行千里。

这是一种病！

我查过资料，这属于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行为不受大脑控制，有时完全超出常人所能发挥的极限。记载上标明，英国某位外科医生也得过此病，他在一次做手术时，居然在一秒钟之内完美的完成了手术。据他回忆，那双手似是有着自己的意识，一切的行动，都不受大脑控制，完全是由那双手独自完成的。

医学界将此症定名为异手症，它能影响人类的四肢，做出完全违背自己意志的行为！而我的情况比起那位英国医生更要复杂许多。病发的时候，那位外科医生最起码还能控制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而我的身体，却完全不再受大脑

控制。

还记得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惊恐的发现，自己的身体上居然多出了一只黑猫印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印记渐渐清晰。我甚至产生错觉，我的一切异常行为都是因为它在控制着。它仿佛就成了我的另一个独立的大脑，在黑夜里控制着我的身体，似乎要将这具身体带去某个地方。

发过两次病后，我终于明白了一点：只要到了天明我就能恢复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但是那种急速奔跑后的后遗症，却没有因为身体控制权的转变而消失！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清醒了过来。随之而来的剧痛几乎使我不能呼吸。每一寸肌肉都是撕裂般的疼痛，四肢抽搐着。麻，痛的感觉一分不减的，直达我的大脑！意识清醒，身体却是不受控制的疲累！我大口喘着粗气，虽然曾经在部队呆过，但在这样强烈的运动下，心脏还能完好，我依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缓慢的睁开眼睛，入目是蓝蓝天空中飘荡着几朵白云。我无奈的笑了笑，不知道这次它又带我到了哪里？偏了偏头，待看清眼前的事物后，我只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我的正前方正是一条河流，只要再向前两步，就算我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以目前的状况，只怕水再浅，我也只能溺水而亡！

不经意间眼角的余光看见一个女子正倒在河边，脑袋没在水里，身体在不住的抽动，还真有浅水溺死的？女子的挣扎越来越弱，眼看就要溺亡。我却只能瞪着眼，干着急，就连移动一下手指的力量都使不出来了，想要开口叫喊，却发现连声音也微弱而嘶哑，根本不可能有人听见！

此时，一个消瘦的男子急步奔到女子身边，快速地将她抱起，脸上写着深深的自责！看来他们是认识的。我正暗自松了一口气，那男子怀里的女子突然侧过头，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那双微带惊讶的眼眸中，反射着我同样惊讶的面孔！那女孩子居然生着一双重瞳！

男子抱着女子乘车而去，这之间居然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他眼中大概只有那个女孩子吧！我哀叹几声，无奈的瞥了眼口袋里颤动的手机，却没有半点力气去接电话。